



让慢时光,在来宾与南宁间铺展

韦慧兰



有多久了?未曾再坐过一趟开往南宁的汽车。

我倚在窗边,指尖无意识地抚摸着玻璃上细密的纹路,仿佛在触摸时间遗落的掌纹。三年?五年?都不足以丈量这段空白。须得向记忆深处打捞,十年、十五年,甚至更久——那时还没有呼啸而过的动车,也没有高速公路。我固执地记得,从来宾到南宁,是一场需要交付整个上午或下午的仪式,旅途伴着引擎低沉而绵长的呼吸,在蜿蜒的国道上缓缓前行。

那时年轻,我总爱坐在靠窗的位置,可以自由地沉默、发呆,任目光漫游于窗外流转的风景。稻浪翻涌,山影起伏,阳光穿过成排的桉树林,在柏油路上洒下碎银般的光斑。风从

半开的车窗挤进来,带着泥土与草木的气息,拂过面颊,也拂过年轻的心事。

那时的慢,不是迟滞,而是从容。是给光阴以呼吸的空间,让故事得以酝酿,让思想在无声中沉淀。

后来,有了高速公路;再后来,动车来了。它像一道被施了魔法的光,将半天的旅程压缩成四十多分钟。我们学会了精准地计算时间:提前二十分钟抵达车站,穿过检票口流动的人潮,坐定,启动时那一瞬间的推背感还未完全感知,广播里已清脆地报出:“南宁东站到了。”

快,的确快得惊人。快得让人来不及整理思绪,快得让同伴间的对话失去舒展的节奏,快得连回忆都来不及展开,便已被抛在身后。窗外的风景融化成一条流动的色带,稻田、村落、河流,皆模糊成一片斑斓的幻影。坐在疾驰车厢里的我们,像被裹挟在时间的洪流中,目不斜视,直奔终点。

快,成了时代的修辞;效率,成了生活的律令。可是,慢有慢的风景,慢有慢的调性,总有些东西,在这迅疾中悄然遗失——比如一段可

以慢慢说起的往事,比如那些曾在慢旅途中悄然滋长的默契与懂得。

那日,因公务需要,我们再度坐上汽车。两个半小时的行程,竟成了奢侈的留白。

车刚驶出城郭,我俩的话匣子便徐徐开启,仿佛不是在交谈,而是在展开一幅卷轴——泛黄的边角,隐约的墨痕,藏着多年共行的点滴。我们说起最初的互不相识,到之后点头之交的疏淡,到如何在一次次并肩作战中,把陌生酿成了信任;说起媒体融合改革攻坚的焦灼,推进项目经营的不易,深夜加班的常态,以及凌晨依然在审稿的疲惫;说起放弃周末及公休时的坦然,也说起攻坚克难时欢欣鼓舞的刹那,以及生活中的一些小确幸。

话语如溪,缓缓流淌。它漫过青涩岁月的意气风发,淌过探索路上的迷惘与顿悟,最终汇入一片澄明的湖——那里没有波澜,却深不可测;不喧哗,却足以照见彼此灵魂的轮廓。

不知何时,语声渐轻。车内静了下来,只有车轮与路面摩擦的沙声。我们望着窗外缓缓后退的田园,忽然相视一笑。这般情谊,不染尘埃,不事张扬,却如秋日山野里那一树

火红的枫叶,热烈而不灼人。

午后的阳光斜照进车厢,将我们的身影镀上一层暖金。耳畔是熟悉的声音,窗外是徐徐展开的田园诗,心中却翻涌着时光之海。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为何记忆会在此刻苏醒?并非刻意追索,而是这被拉长的旅程,终于为往事腾出了呼吸的余地。

那些曾被效率稀释的细碎光影,那些藏在日常褶皱里的温柔瞬间,那些因同行而熠熠生辉的岁月,在这两个半小时的容器里,一一复活。

这样一个美好的午后,在还未离开南宁时,我就已经开始怀念。在这样一段不疾不徐的旅程中,能与重要的人并肩,把散落在光阴里的星光一颗颗拾起,把走过的路、遇过的人、流过的泪与笑,重新温习一遍,再装进行囊,然后怀揣满心澄明,走向下一程山水。



街角的三角梅

许开斌

围墙顶端垂落的花瀑
是被打翻的胭脂盒
粉紫的柔美藏在风里
把初秋染成蜜了般的纱

花香的雾气里轻轻摇晃
不用踮脚,就能碰着
这一丛丛火焰
粉的,紫的
把初秋的风,染得暖融融的

路过的人总忍不住慢步
像我这样,数着花瓣上的光斑
像星星落进花缝里
它们不慌不忙,从不怕空缺
一朵谢了,另一朵立刻把空缺补上

它们是整个季节的符号
也是这座小城里从不缺席的小欢喜
藤蔓悄悄绕上一旁的柱子
给硬邦邦的水泥也裹了层绒
花儿们缠出温柔的弧度

阳光斜斜扫过的瞬间
整面墙突然亮了起来
像被日子掀开糖纸的模样
突然漏出的那一片小小的甜
让每个低头赶路的人,忽然抬眼
接住这抹从花里漏出的暖

诗歌

苔藓

吕钜

第一次踏进信访接待室,墙角砖缝里嵌着一片苔藓。灰扑扑的,像是谁不小心蹭掉的墨渍,在阴湿的角落蜷成一小团,不细看几乎难以察觉。

那时我刚轮到信访岗,每天对着厚厚的举报信登记册,指尖划过“匿名”“重复举报”等字样,总觉得这些线索像墙角的苔藓,模糊又微弱。有一次整理群众来访记录,一位大爷攥着皱巴巴的信纸反复说“村头的集体地被占了”。我按流程记录、分流,看着他蹒跚离去的背影,忽然觉得笔下的字轻飘飘的,托不起那纸褶皱里的焦急。

“信访是线索的‘第一站’,得从蛛丝马迹里找‘线头’。”老同志翻着我登记的表格,指着“土地纠纷”四个字,“这里得问清地块编号,涉及人员,模糊不得。”那天傍晚,我蹲在墙角看

杂感

分,才让贫瘠的砖缝里,也能长出倔强的生机。

后来轮岗到案件检查室,每次整理卷宗,看到信访移交的线索材料,总会想起那片苔藓。原来,那些在接待室熬过的夜晚、问过的细节,早已把“细心”二字,种进了我核查证据的目光里。有次去村里复核,路过那栋曾被举报的违建,如今已拆除复耕,田埂上的野草绿得蓬勃,像极了墙角那片苔藓,只要给点阳光和水,就能把生命力铺展得漫山遍野。

如今路过信访接待室,还会特意看眼墙角。苔藓依旧灰扑扑的,却比当年厚实了许多,砖缝里的绿意顺着墙根蔓延,像在悄悄记录着什么。我忽然懂得:纪委工作的每个岗位都像这苔藓,有的在聚光灯下核查取证,有的在角落默默收集线索,看似分工不同,却都在为同一片“廉洁土壤”,积蓄着向上的力量。

循着祖父足迹,唤醒闭村交通站的红色记忆

晓晚



村林村屯,至今仍以亲戚往来,说着便当场拨通林村革命烈士龙国兴(1949年10月牺牲于五山乡战斗)侄女龙秋莲(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退休干部)的电话。那头,龙秋莲温和的声音传来:“小时候听我爸说过,龙德洽当年就住我们家,待过好一阵呢。”

大王村联络点的具体住户虽未考证清楚,但已有方向。龙锦比提及,龙子陵有位妹妹嫁至大王村,这为后续考证提供了重要线索。此次寻踪,已足够厘清龙德洽当年的一段模糊记忆。

1947年12月,武宣中秋起义失利后,国民党部队血洗古朴村,炮击伏柳与汶村,赏金缉拿游击队领导人,设卡搜捕革命群众。危急时刻,武宣起义部队一二一纵队政治部主任龙德洽疏散至原贵县(现贵港市覃塘区)山北乡松英村闭村屯。现在可确认:1947年12月至1948年3月,祖父依托龙志明家(龙子陵故居)、樟木镇黄龙村林村屯龙国兴家,以及待考

证的大王村某住户家,搭建了中共武宣县工委(武宣县武工队)地下交通联络站。

离开闭村前,我们专程探访龙子陵故居。龙锦比指着故居泥墙上的枪眼和门前一处空地介绍:“那片空地原有间造枪的小房子,可惜早已坍塌。”我伸手抚摸老屋剥落的老屋,深感指尖触到的不仅是岁月的痕迹,更是革命先辈的温度——这座老屋既是祖父的隐蔽地,也是起义失利后武宣革命力量的秘密指挥点:韦敬礼、梁寂溪、韦昌铁、龙德洽等领导人曾多次在此开会,研究布置“分散隐蔽干部如何坚持斗争”。代表上级党委的张声震也在来这里多次主持支部会,传达上级“分散隐蔽、保存力量、伺机反攻”指示,“派梁寂溪、龙德洽、韦昌铁返回通晓筹备武工队”的关键决策也正是在此酝酿成型,为后续武工队重建奠定了核心领导基础。

恍惚间,我豁然开朗:武宣白色恐怖最猖獗之时,让革命力量“东山再起”的“圣地”,就是从闭村蔓延到大王村、樟木林村的这片红色据点。我似能看见:祖父与战友们围坐灯旁商讨对策;龙志明背着装有子弹的米袋潜入夜色;村民们踮着脚给阁楼里的伤员送草药、热粥……

女儿用指尖在枪眼边缘蹭了蹭,动情地说:“妈妈,爷爷们太勇敢了。”侄女也点点头,眼睛定格在刚拍摄的枪眼照片上。离开闭村时,夕阳将故居的影子拉得很长——半边倒塌的墙体、斑驳的泥墙、消失的造枪房,都在提醒我们:这不是普通的老房子,是武宣革命“东山再起”的根;这些红色遗址,不只是“记忆载体”,更是需要守护的“活化石”。

国庆寻踪,找到的不只是祖父的足迹,更是一跨越时空的“红色接力”,而我们,都是传承人。

今年夏天,燥热的暑气裹着一层化不开的黏腻与沉闷,行人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湿热。可无论是城市的柏油路,还是乡下的水泥路,那些喷着淡蓝色油漆的快递小车依旧忙碌不停,穿梭在枝蔓缠绕的大街小巷,把印着烫金校徽的高考录取通知书,一封接一封送进千家万户。

藏在岁月深处的皮凉鞋

韦昭

看着身边一闪而过的快递车,记忆被拽回三十年前。也是这样炎热的季节,我满怀期盼,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沿着蜿蜒的乡村小路,匆忙赶往县城,只为领取苦苦等待的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书。

当怀揣着通知书回到家时,暮色已悄然降临。步入庭院,便看见父亲光着膀子坐在椅子上摇着蒲扇,椅背上搭着洗得发白的蓝布上衣,他的脸上又添了几道新皱纹。我把通知书递过去,父亲伸手接时,手指明显有些发抖。薄薄的一张纸,在他手里却沉得有千斤重。他用指尖一遍遍地摩挲着纸边,动作小心翼翼,生怕稍一使劲就把它弄坏。白纸上洒出父亲指腹淡淡的印痕,那印迹像极了掌心交错的纹路。

数日后的一个清晨,村里还蒙着层青灰色的薄雾时,父亲就已从野外割回一大捆草料,那是家里一头水牛一整天的饲料。之后,他又把堆在大厅里的谷子一袋袋扛上牛车,直到把车装满,再娴熟地用绑带将谷袋捆绑结实,才匆匆地去喝灶台上还冒着热气的米粥。

牛车的轱辘已被磨得发亮,缝隙里嵌着暗红的泥垢,是长年累月被汗水浸透后留下的印迹。牛车轱辘过土路,“咯吱咯吱”作响,撕破了清晨的宁静,惊醒了树上打盹的鸟儿。一路上,父亲手里握着竹鞭,却从来舍不得往牛身上抽,只偶尔在空中微微地挥动几下,赶着牛车前行。

到了桐岭街上的粮所,老远就能听见嘈杂的喧闹声。父亲把牛车拉到闲置的草地,那里遍地是牛粪和牲口的腥臭味。父亲熟练地与几个满脸沧桑的老农打招呼,聊收成、谷子能卖多少钱、孩子上学费用够不够,话里既藏着对谷子能卖出好价钱的盼望,又带着几分对收成不稳的不安。

收购处大秤“哐当”一声砸在地上,当秤钩勾住沉甸甸的谷袋时,父亲的脖子往前伸,眼睛盯着秤杆上的小星点,嘴唇微微翕动着,不知是在默默算着收成,还是在低声呢喃着什么。等秤砣终于定下来,收购员拨着算盘,“咔嚓”声一刻不停,父亲又一次伸长脖子往算盘上看,小声念叨:“三下五除二……二一添作五……”脸上的皱纹一会儿紧紧皱成一团,一会儿又稍稍舒展开些。

卖完谷子,父亲把一小沓钞票塞进我手里,是四张一百元,还有六十元零钱,纸币的边角都磨得起了毛。“省着点花。”父亲的喉结上下动了动,声音干巴巴的,还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沙哑。

攥着口袋里的460元,我跟在父亲身后,来到街上的繁华地段,在几家店铺里来回转悠,想挑一双皮凉鞋,好让我到了城里穿得体面些。挑了大半天,父亲指着一双灰棕色的凉鞋说:“就这双好。”语气里尽是自信。“鞋底厚实,穿久了不咯脚,走路也稳,还耐穿。”最后,我们以25元的价钱买下了它。在那个年代,25元算得上普通人家好几天的生活费。

回家的路凹凸不平,夕阳把我和父亲的影子拉得很长。路上,父亲絮絮叨叨地叮嘱:“城里花钱的地方多,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别跟人家比吃比穿,日子过得去就行……到了学校要用心读书,这才是你以后安身立命的真本事……”父亲的话句句敲在我的心坎上,下一秒鼻子却隐隐泛起一阵酸楚,我赶紧用力吸了吸鼻子,怕他听出我声音里的异样。

九月中旬的风携带着桂香与梦想的私语,我打好了去学校报到的行囊,穿上崭新的皮凉鞋,踏着乡村泥土的芳香走出了大山。走着走着,父亲还是放不下心,布满老茧的手小心翼翼地帮我系好鞋带,又用指头轻轻摸了我的脚心和脚背,一遍遍地问:“咯不咯脚?松紧怎么样?”他望着我的时候,眼神里流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和蔼。

这双皮凉鞋没能陪我读完师范。没过多久,鞋底就磨穿了,鞋帮也裂了口,再也无法穿了。我把鞋底缝隙里的沙粒一点点磕掉,又把鞋面仔细擦干净,然后将它放进老家墙角的旧木箱里。它安安静静地待在箱子里,一待就是好多年。

二十多年前的深秋,老家的老屋翻新。推土机“轰隆隆”地开过来,把老屋拆得支离破碎,也把我在老屋里的执念一并掀碎。恍惚间,我仿佛还能触到旧凉鞋那硬实的鞋底,还能感受到父亲帮我系鞋带时,手指粗糙又温暖的触感。秋风掠过新翻的泥土,卷着阵阵谷子的清香。那香味,像父亲当年在粮站弯腰扛谷子时,袖口沾着的暖意;又像他指尖捻起谷粒,吹走浮尘时,周身萦绕的温柔气息。

后来我才渐渐领悟,有些回忆是不需要实物来珍藏的。已经消失的凉鞋,早就在我的心间镌刻下一生温热的印记:父亲曾经的叮嘱,仍在耳边回响;父亲曾投来的目光,还在眼前闪现。我人生走过的每一步,仿佛都踏回了当年的夕阳之下,与父亲并肩伴着牛车归家时,被暮色拉得悠长悠长的身影,始终清晰如初。



(本版漫画均由AI绘制)